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史官

上太祖乞委宰執抄録言動送付史館

扈　蒙

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

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録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歴旋送史館近世已来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庭日歴樞密院抄録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縁宰相以漏洩為虞無因肯説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虗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䘏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者並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

月輪次抄録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歴所貴睿徳神功歴千年而不朽嘉謨聖政垂萬世以為光開寶七年閏十月上時為知制誥史館修撰詔從之仍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掌其事

上太宗乞復左右史之職　張佖

臣竊以史官之職掌修國史不虛美不隱惡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世之序禮樂師旅之政本於起居注以為實録然後立編年示襃貶伏覩聖朝編年謂之日歴惟紀報狀略叙敕文於聖政嘉言皇猷

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無聞國經曷紀謹案六曹故事起居郎掌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罰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詔德音政事之制臣欲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為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如此則聖朝稽古必煥發於典墳信史

成文固度越於周漢矣淳化五年四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奏入太宗曰朕方興史職佖有奏為助國家為好事也即詔從之遂從置院於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祕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有修撰體式委周翰等檢討故事以聞

上仁宗論修日歷　歐陽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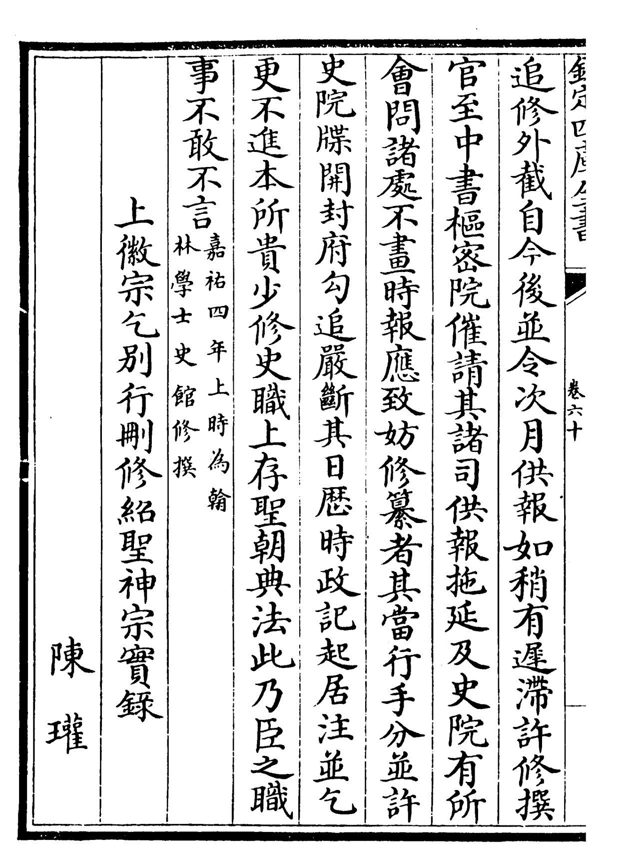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

當墮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祗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

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閲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歴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歳月既逺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墮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曽書亦閙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

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衹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

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



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嘉祐四年上時為翰林學士史館修撰

上徽宗乞別行删修紹聖神宗實録

陳瓘

臣伏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熈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聖再修神宗實錄之書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歷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父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

手寵祕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於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盖以國史實録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强諫之語何必盡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石日録所載嘉謀嘉猷既入告而發於命令則斯謀斯猷皆神考之

德也豈可以繼志述事為名而專紹人臣之美乎伏惟
陛下若稽如堯舜繼述如武王棄斥人臣不改之小孝
光神考日新之聖緒忍使裕陵之美皆為私史所攘改
而正之理不可緩所有紹聖神宗實録願詔史臣别行
删修以成一代不刋之典元符三年五月上時為右正言詔令三省參考進呈按紹
聖初蔡卞曾布等以久不得進用欲力攻元祐諸臣盡
復王安石所行政事故指范祖禹趙彦若等所脩神宗
實録為詆誣先烈因請用王安石日録改修其言皆出
一時私意變亂是非於是元祐史官皆得罪迨徽宗初
即位陳瓘及陳次升相繼論列雖常降詔删修然卒為
京卞所蔽不克是正在紹興間高宗皇帝灼見邪正之

實乃命范冲等重修天下之議始定

上徽宗論哲宗實録不當止差蔡京兼修

陳瓘

臣聞公而不私則朝廷無過舉之事私而不公則天下有不服之心臣伏見近差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兼修哲宗皇帝實録此朝廷過舉之大而人心不服者也國家自太宗以後每朝實録提舉修撰皆有正官用度雖多不敢惜費命官雖衆不敢憚煩所以重大典而敬先朝

也今修哲宗實録獨用兼官而已豈非以蔡京欲擅史局而朝廷不欲重違其意乎蔡京得兼局而哲宗史事不得其官輕一朝大典違祖宗故事皆為一京則是朝廷之所以厚京者過於哲宗矣臣前章所謂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者此亦其一事也陛下篤於天倫曲致其厚每對臣下語及泰陵則聖顔慘戚感動左右豈肯以天下而儉於先朝之史事乎今物議詾詾皆有公私厚薄之説無不歸過於陛下矣京為陛

下畫不忠之策陛下為京受不厚之名京無忌憚人不敢言陛下孤立人不敢助卑君尊臣陵壓主道豈有朝廷事勢倒置如此而可以久安乎昔者為修王安石日録專一局今者為修哲宗實録則兼官而已王氏尊於神考蔡氏重於哲宗三家僭魯六卿分晋原其起因不過如此前古已陳之事安可以不監戒乎臣自十八日不得上殿次日又復隔下自知必有重譴理當誅竄然而未受謫命猶在言職豈敢以身之危辱而棄其所當

言乎願詔三省樞密㑹累朝差官修實録故事如臣所言不誣乞行改正以稱陛下厚於泰陵之意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徽宗論神宗實録多用王安石日録

陳次升

臣訪聞前右司諫陳瓘嘗論史院修神宗實録多用王安石家日録頗失事實不聞施行者臣竊惟神宗皇帝聰明英睿超絶古今熈寧元豐閒勵精庶政更新百度

盡出宸斷而執政大臣但奉行而已如聞安石日錄多稱已善謂一時制作皆自己出矯誣詞訓前無祖宗上薄神考厚誣天下事非一端其於聖德掩蔽多矣瓘嘗指陳數事朝野相傳皆謂得實今不聞改正兼風聞史院先因曾布請用安石日錄遂准得朝旨謂修入實錄必取旨而後用不知其果然乎果有之不委史院曾無取自聖旨陛下貴為天子持萬乘之權而神考一朝大典儻容史官任其私意紊亂事實不行究治何以彰聖

孝之至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施行元符三年五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徽宗請復還史館之職　石公弼

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録于前史官隨之及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册昭示將来明主賢臣之事罔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

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貞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釆勲蹟治効必可垂法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録如此繇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六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幾重臣許李綰權持政姦諛邪計杜塞不聞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論議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宰相姚璹始建議執政大臣録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録而已利害殊絶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

使宰相為之賢者則推美避譽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泄而功沮言及臣寮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次不廣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臣竊惟國家受命以來累聖相繼百度修明度越前古獨史臣之職未復故事修時政記即未免有昔時之累起居注及史館日歷意在塞責具員茍免以編制敕類除免叙年月為纂述聖主言動仗下與便坐論議既不與聞而羣臣奏疏諫官言事

留中者未嘗宣諭焚藁者往往無傳神機天筭奇謀碩畫內安社稷外撫四夷可以輝焕竹帛儀刑今古者或在當時未嘗撰述至於異日稍稍訪求則必耳目不接真偽相冒是非雜揉失實傳之後世其可信乎事之出於羣臣者家人故吏因兹縁飾朋黨仇怨得以成私文字增加委曲生意虛美溢惡不可勝聽遂使高文直筆是非猶豫褒貶自疑忠臣義士視既往之迹晻昧不章因有自悔不前之心臣竊以邪正辨而有好惡好惡形

而為是非施於有政也則為刑為賞列之國史也則為襃為貶必著明萬世既有以旌别於生前又有以追録於已死如此為善者自堅造非者解體二者皆人主之操柄教化之樞機不可不審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絜之士若止以編制敕類除免叙年月為奉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說雜然並興瀰漫流行不可勝數率皆耳剽口

傳轉相紀述文辭侈靡誑亂事實猥褻宫闈之私傳致難知之事采獲怪奇雜以詼笑施之當時未免無疑傳之後世豈得不信古者禮失求之於野孔氏學官名於郯子皆以事久難明苟可考焉必為事實唐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問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夫起居之録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機失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近世綴文之士頗為傳記有所論列臣

愚以為不復其本則其原未可卒禁臣愚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故事稍還史館之職使之得以悉意記錄善惡必書至纖至悉無所或遺凡羣臣奏疏諫官言事或行或否並望即時宣示史官刪叙潤色書之緗簡使後世知陛下有納諫之明知直臣立不諱之朝知議事有羣臣之論知陛下無偏聽之聰羣臣拜免必叙遷責之由使後世知陛下無好惡之私儻或史官因循廢職著譔不時則必明加黜責庶幾君臣行事廊廟規圖纖微

必著後世有所考法焉臣又以為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寮與修撰學士皆得親見事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又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葢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蘇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兩漢遺史所以為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羣臣列

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門人故吏之所為非大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於職如司馬遷班固皆父子繼纂其事唐張說致仕亦必修史吳兢被貶以藁自隨方今史臣遷擢不時前後相承文書猥積修舊不給何暇議新以至軍國政要纂録後時久而訛謬事多此類難一一陳至於宰相監修劉子元以為十羊九牧書或成進本朱子奢以為開後世史臣之禍如此等事所宜變更伏望聖慈

俯察狂瞽如前所陳萬有一分儻合聖意即乞詔公卿議定其例大觀二年上時為起居郎

上徽宗論起居注書祥瑞不應經典

宇文粹中

臣聞人君忠利以導民則民安其政信順以事神則神饗其德神民不相雜擾則天下之物有非人力可校而自至者故禮記言四靈為畜謂至和浹洽而物遂其性也周詩言貽我來麰謂五穀順成而得所養也物遂其

性民得所養修德錫符之應莫大於此若夫鱗毛羽介之孽虹蜺光景形色變怪之祥華實之非其時孽育之非其類則月令書之以為異洪範五行傳記之以為妖先儒董仲舒劉向之徒論之詳矣臣伏覩近年起居注所書祥應猥冗而不經煩雜而無所別擇如檜枝生黃花菜果有佛像白氣騰空紅光燭天桃李冬實仙人影晝見之類皆前世以為妖異今一切紀為瑞應昔桑穀共生于亳廷則伊陟巫咸贊太戊修德以禳之飛雉升

于禺耳則祖已訓高宗正厥事以應之今州郡諛佞成風裒集境内妖怪繪圖奏陳其意曰此臣治理之效三省集諸路所奏拜表稱賀其意曰此皆燮理之功而數月之間動以千數夫物反常為變天反時為災所以警懼告戒者今不以為憂又從而講慶賀之禮史官所紀乃天子言動政事誥命而雜以諛佞無實之事豈不為典冊之累乎恭惟陛下内德淳茂昭假于三靈惠澤洋溢丕冒于四海天地助順祖宗儲福何必假此虛誕無

翳盛美伏望明詔史官應禮部所闕報祥瑞驗以經典而載其大者若常雨常燠青眚赤祥凡前史以為災異者直書其事不必點綴文辭遷就附合庶幾弭災報貺可以仰當天地之心無虛美無溢言可以埀訓于千百世之後大觀四年二月上時為起居舍人

上欽宗乞改正宣仁皇后謗史

楊時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竊惟宣仁聖烈皇后

保佑哲宗皇帝殆十年枉被誣謗久而未明臣謹條其
本末于左昔元豐末伏見神宗皇帝不豫哲宗幼冲宣
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非宣名不得入内其周防之
慮深矣是時王珪首建大議請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
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録院衆臣簽書
本末詳具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不可誣也至
元祐中蔡確以罪去其黨始造其姦謀兾徼異日之福
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中傷舊臣報復私怨遂實其事

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而已亦與焉其為此謀非私於蔡確其實自為因以中傷元祐之人耳天下銜冤積怨幾四十年伏遇陛下嗣守神器如大明之升無隱不燭而臣幸得備員諫省不得不為陛下言之也凡元祐政事著在甲令者皆已焚毀則當時所抵聖語在中書者必無遺矣所幸紹聖中修時政記具在祕書省國史案猶可考也此天實存之以遺陛下伏乞下祕書省國史案索元祐時政記一賜

覽觀廢以究見事實昭洗王珪為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昌受襃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積年憤鬱之氣臣不勝幸願之至（靖康元年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欽宗乞改正宣仁皇后謗史

陳過庭

臣聞周公遭管蔡流言上天動威雷電以風禾偃木拔以彰周公之德蓋聖人用心與天地合不幸而遭變故必有感格而震動恭惟陛下聖聖相繼中外乂寧將二

百年自紹聖崇寧大觀宣和以來星文變見日食地震
水旱連年盜賊滿野遂至金人猖獗直犯京闕非特姦
邪用事忠良擯斥庶政不修百姓愁苦之所致也宣仁
聖烈皇后保佑哲宗功在社稷垂裕無窮而乃負誣謗
於天下者垂四十年天地幽鬱人神憤怨前日之變幾
至大亂未必不由此也日近搢紳之士咸謂臣曰當宣
仁聖烈垂簾聽政登用耆舊惠養黎元如童子學曽布
蔡京及卞姦險刻薄之徒棄黜弗用小人懷憾務在報

復及其得志託紹述為名凡元祐正士禁廢弗用一時輔相侍從之賢死於遐陬荒裔者何可勝計及章子厚晚年被斥頗有悔過之意其謝表則曰極力以遏徐王覬覦之謗一心以明宣仁保佑之功觀此則知當時固嘗起徐王之謗而掩宣仁保佑之功矣范純仁嘗曰矧宣仁誣謗之未明致保佑憂勤之不顯純仁懷忠發憤遂有此言然伸幽直枉正在今日伏望陛下詳酌令三省樞密院及侍從臣寮共議其事辨明休烈振發潛光

然後敷明詔以喻中外差大臣以告陵廟上以慰在天之靈次以攄幽明之憤天意披豁人心感悅則中興之業當自此有成矣靖康元年十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東宮官屬

上真宗乞置東宮師保　陳靖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照臨方內洊雷成象正位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廟惟寮寀之具爾獨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茍曠厥

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羣籍㝠有確論上賛昌朝粤自五帝選賢三王授子雖揖遜之或異在訓尊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姬周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裘陳鹵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此可以發智理於内也伏願陛下隆邦家之本考沿襲之文延揖公台充備師傅體二聖之基緒副三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光屬亦共貫於守成又惟陛下頒列藩房

夙昭聖範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潛已重暉而合照故太宗皇帝英心奮斷大略制權謂六傅而可虛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齡是宜設彼師臣豐其禮數恢七教以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弼率永賴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者是知保傅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覩唐貞

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傅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識寡陋罔測津涯伏乞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名秉鈞之元輔計之久長庶使左右周備賴旦奭之耆德羽翼漢室躡園綺之高蹤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適當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參禮經而愧晚封章言事表臣節之有終儻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天禧

元年上時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上英宗乞委伴讀官提舉皇太子左右之人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

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還退言語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使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

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言不可得也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論道義贊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

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譏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之事者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者孝友温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豈弟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尤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形迹僭

越妄言伏俟譴謫嘉祐八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論淮陽王當且設師友未宜建置僚屬翊善王陶等宜先正職任

呂誨

臣伏覩淮陽郡王宮置翊善侍講等官又聞翊善王陶等請郡王當拜禮者臣竊思之盖名有不正禮固失宜敢不論列上裨宸聽今王出閤儀非開府當且設師友未宜建置僚屬國朝至道元年中書奏案唐文宗朝李

石言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隆殺之禮請改為奉諸王講讀皇姪皇孫是環衛之職請以教授為名從之先帝為壽春郡王命張士遜崔遵度為友至天禧中士遜為諫議大夫兼太子庶子詣資善堂參見猶令升階列拜自是始有跪受之禮事體甚明臣欲乞朝廷先正陶等職任名位既正禮分自安又況郡王年已長立當早出閤以奉朝請如此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為僚屬於禮宜矣嘉祐八年九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英宗乞選置潁王府官屬　呂大防

臣伏覩皇子潁王以元子之重幼年盛德出閤開府二年于兹雖陛下聖心謙遜未遑正位東宮而社稷之本天下之望實有繫焉至于師友寮寀宜用道德英俊一時之賢或以方嚴見憚或以行義可法庶可以行輔導之職發揮皇子聰明仁義之姿歷觀前古未嘗不謹於此故在虞則有夔周有周名史佚太顛散宜生閎夭漢則有留侯四皓二踈石奮丙吉韋元成鄭禹桓榮晋則

有山濤張華王導賀循皆以元臣巨儒輔正儲貳故踈廣言於宣帝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張佚言於光武曰為天下立太子則宜用天下賢才此可見其遴選之意所以重國本而尊宗廟也竊見近除潁王府記室陳薦侍講孫固道義無聞學問至淺初薦之被選已為時論所非而固之獲進重取識者之笑皆以為諂事公卿致身於此又安能儀刑藩邸輔翼元良也哉臣愚以為宜飭輔臣更選經行修明可師範者以備王

府官屬薦囙之才量其所堪改授别職及乞依著令置王傅友官擇兩制之臣有道德學問者充其任則朝廷尊榮天下幸甚治平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英宗乞推擇潁王府翊善　張方平

臣竊惟潁王地居嫡長春秋鼎盛方當稽古向學修誠進德若其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所以朝夕納誨沼告法度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一人元良萬國以正社稷之本也今遴選官寮進用時俊歲年之間即復遷易於此假

逮以陞要近乃令搢紳之列指為仕宦捷徑非所以資王之重也願留聖慮申諭執政王府記室顧當兼用詞翰之選至于翊善保傅之業亦宜於兩省以上推擇老成舊望行安而節和者得以久處其職俾典領宫中之政至於侍御僕從便僻側媚以非正之事云為者察而聞於王小者懲戒大者上聞而斥之無有憸人得在王門以著王之令聞茲國家無疆之休惟陛下留神幸察

治平三年上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上神宗乞為皇太子立傅　黄履

臣聞古之至治之時太子雖在孩提有識之間必選天下孝悌博聞之士以衛翊之盖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恭聞皇太子妙齡浸加保傅未立雖其神靈徇齊得於天縱而樂以修内禮以修外至於其成也懌而恭敬温文深知父子君臣之道則亦有所教也伏惟皇帝陛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使之觀之固有默然而喻者聖學高遠肆口所言皆可為法使之聞之固有曉然

而循者然而主之以愚不責以善必立傅以養之審道以示之觀德以喻之盖二帝三王之盛亦莫不然也臣愚不肖不足以明當世要務與夫先王立治之本徒守愚學輒傳經以言臣不勝惓惓犬馬之情元豐六年五月上時為禮部尚書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一至六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陸禺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内侍上

上仁宗論都知以下不可無名優加使額

韓 琦

臣伏聞寒暑順則歲功成賞罰明則君柄重故王者輿

化立政動法天道必功而議賞必罪而行罰若春夏之生殖秋冬之肅殺物無不從也茍異於是猶當寒而燠當燠而寒物無不違也善為國者能執其中以馭天下則堯舜之盛可得齊焉臣材朽職近猥參諫諍之末有所聞見每願竭肝膈上補醇治少副陛下隆寬廣問之意故莫敢容默于位以負甄擢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伏見近者睦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寮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遥領

團練之命建夫同列旋亦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是蓋以其一官之故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謂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叙遷未甚為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閤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勸沮之方爵賞為大若匪問其官簿疇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時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唯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東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而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斯皆古先哲王謹刑賞之源也伏望陛下念恩私於近則勞臣必怨失知其耕則大猷日新特示至公亟行追寢使褒一功而天下勸正一罪而天下服為善者彌思於勵行不仁者更務於革心式臻嘉靖之風永協大中之化景祐三年九月上時為右司諫諫院供職

上仁宗論都知押班不可升於閤門引進之

上乞收回先降劄子更不施行

孫沔

臣竊聞内侍別立主司中官自通禁省有唐四品不過於典制五局兼置於令丞所以分中闈之政不使挾外廷之議如此檢節尚至侵陵故聖宋以來明制斯在太宗著令式之文真皇述箴規之訓明詔近習各守行藏豈令輕干國柄竊弄天機一言成於毀譽三事出於吹嘘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以先朝秦翰等數人屢行端

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出則總邉方之寄歸則守内庭之職俾之兼領亦不侵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今閤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外干閤門引進之上隳國家之舊典起宦寺之威權况内殿起居則别班外朝集會則不預安用異數竊據横行盖因幹當局務之間多與文武官員同事爭列名銜自尊位貌遂欲改革品秩僥冀寵榮誰啓厲階輒敗經制今邊陲用武賞罰是先遴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閹寺之人更居侯伯之上竊

恐將帥之臣恥居其下策勲之際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伏望皇帝陛下守祖宗之規式戒左右之權倖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所有先降劄子下閤門重定都知押班立次乞更不施行慶歴元年上時為右正言

上仁宗乞都知押班奏隂一仍舊制

張方平

臣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在閤門使之上物議雜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茍從其請既已失

之今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常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不唯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阿親倖之醜内侍有恣横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默之尤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其漸也漢之事臣嘗為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蔭恩例伏乞一一仍舊制慶歷元年五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内臣權任稍過乞加裁抑

包拯

臣伏覩先朝實録竊見真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蠧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過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跡昭然足以為龜鑑而聖慮言及於此社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内臣禄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

為大過然在制之於初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不勝幸甚慶歷四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乞罷王守忠兩使留後俸料

何郯

臣伏聞降敕命以昭宣使王守忠修祭器物勞効特除景福殿使仍賜節度觀察留後月俸臣始初風聞內批指揮止授守忠宣慶使次日聞授節度觀察留後今雖

節度觀察留後之命不行仍以月給賜之復遷改使名勞淺賞重中外之議頗不為允夫爵位之設以待勞臣而勸忠義故賞之厚薄視功之大小歸乎不虛授而已至於舉一職領一事有所幹濟蓋人臣戮力之常分也以常分而受賞典已為過矣賞又厚焉適足以啓僥濫之源也且守忠之掌修祭器亦人臣領一事戮力之常爾然陛下重宗廟之事以報其勞自昭宣使超授宣慶使恩奬之行不過不薄適其中也而守忠曽不滿望仍

要君命夫以小勞職分之常而所求猶如此過當則後來有冐矢石捍邊冦之臣果有顯劾則将何爵賞以稱其意焉况内臣領遥郡祖宗之制止於觀察使然非積勞未嘗妄授今守忠雖不授兩使留後而得給其禄人情所希皆起於漸既得其禄必欲其官苟又從之是何位之不可求也夫事戒其始末猶不禁况不戒焉則弊将横流矣其王守忠欲乞只依元降指揮授以宣慶使所有兩使留後俸料亦乞罷給陛下如欲優示寵待則

乞厚以金帛賜之足為恩假至於爵禄公器不可輕授授之不濫則朝廷紀綱庶可存焉臣以空踈獲備耳目遇事即言因無忌諱伏望聖明特賜省納慶歷八年八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王守忠預紫宸殿上宴

何郯

臣伏聞閤門近進四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圖入内都知王守忠亦在楊景宗下預坐臣訪聞得閤門儀制内外

臣寮帶刺史節度觀察留後並係遥郡不得正官班列以至賜與進獻頗甚殊絶唯正刺史已上凡遇宴會坐次方許列在殿上今若以守忠帶兩使留後便依正官例升殿預宴即是自今内外臣寮凡帶遥郡皆合殿上預坐啓僭壞法莫此之甚且朝廷儀品所以辨尊卑上下之分不可輕棄舊章以生紊亂況祖宗典法未嘗有内臣殿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閤門速行改正一遵舊制仍令今後遇有宴會臣寮職

位不合預坐之人不得妄有陞進坐次所冀示朝廷紀綱之正戒人臣僭差之望慶歷八年十一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初景福殿使梓州觀察使入内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詔守忠如正任班他無得援例守忠遂移閤門使綴本品坐宴西上閤門使錢晦言天子大朝會今官官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然竟為奏定坐圖及郯有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上仁宗論不宜貸何誠用　何郯

臣昨訪聞修瓊林苑看池樓兵士經三司論告監官内臣張繼昇盜官材木方下軍巡院勘劾為事連及御藥

院祗候何誠用尋奉中旨釋放臣於十月十日已具劄子論列乞重下有司勘鞫用辨虛實至今未蒙指揮處置緣繼昇所犯情狀於法不輕未正典刑頗涉物議臣既有聞見理當盡言夫聖王御天下其要在刑政齊一而治化興焉莫怨於仇讎而有功必賞莫愛於親戚而有罪必罰賞不以仇讎廢罰不以親暱弛然後綱紀法令莫不粲然而政之廢舉猶有遠近事之利害猶有大小朝廷親暱之臣近也有罪不治其害大天下疏外之

臣遠也有罪不治其害小何則朝廷本也天下末也繩小自其大正末從其本將欲正天下必先正朝廷將欲正朝廷必先正親暱未有親暱正朝廷亂未有朝廷正天下亂也伏以陛下自紹休聖圖刑政之柄修舉不墜臣廣有犯少所寬假今宥繼昇豈非誠用因方在親侍以累及為請故薄其罪以貸之夫以誠用被陛下恩私故貸其刑是罪均而罰異也或將盡宥則政弛而法隳也此則溺愛之弊越於前而害政之隙開於後也人君

制刑罰於親踈無異也非不仁也盖將正一罪則使千萬人懼也今以恩貸一繼昇必將啓百繼昇之犯從而赦之是獲安全者寡而陷僇辱者衆也昔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坐殺人廷尉請論罪帝不敢以親故誣先帝法遂可其奏唐憲宗時五坊使楊朝汶因理五坊息利錢因捕平人裴度因對極言上曰欲與卿商量東軍些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捕平人大事也兵士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横恐亂輦轂上大悟

洒罪朝汝推是而觀二主非薄於骨肉親暱示不以私恩害公義也伏望陛下以漢唐二主為監割不忍之恩正罪人之名使中外之人釋然知刑政無所私則天下幸甚臣疎遠而議親近豈不知誠用方被睠遇威權甚盛言發則禍及無所畏避者葢職在言責不忍負陛下獎用也謹録漢武帝唐憲宗所行事迹二條進呈伏乞

聖慈特賜省察并臣前奏下中書施行慶歴八年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乞不許内外臣寮奏舉近上内臣

何郯

臣伏見近日臣寮累有舉奏近上内臣乞陞進職任差遣朝廷亦多從其請酌其事體於理非便縁内臣雖在外任遇赴闕奏請公事非時出入禁中於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或有干請易為通達不宜使外臣與之交結以長弊倖況外臣薦舉内臣本亦不為朝廷擇人皆是希附恩倖為因縁進取之階此風不除必敗綱紀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戒約内外文武臣寮自今更不許舉薦近

上內臣若奏狀下中書樞密院亦望不行其間或有不可任使之人則乞從朝廷選擇如此則使中外之臣各有分守可以杜苞苴請託之弊慶歷八年上時為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內臣有過犯曾經落職之人更不許充入內內侍省都知等職次

何郯

臣伏聞近日入內內侍省都知職次有闕例當遞遷緣此職任日夕在陛下左右最為親近所宜遴擇循謹無

過之人充選其有罪累降黜之流不可復議除授况朝廷近日申明内臣條約曾經落職更不許充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職次自再立此條約今方第一次遷改切宜遵行以明命令之信其或自棄定制除授失當竊恐命行之後羣情不允必致人言煩黷聖聽臣所以先事論列者欲異朝廷採擇凡一爵賞無有過差以厭人心伏望聖慈特賜宣諭中書樞密院大臣今來遞年入内内侍省都知等職次並令依近日申明條貫施行其過犯

曾經落職内臣不在進擬之限所貴遴擇親侍預選必

慶皇祐元年上時為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葛懷敏復内侍名職

胡宿

臣聞昔者葛懷敏先任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管幹皇城司公事宿衛不謹致逆徒竊變震驚宫闈禍非宗廟社稷之重陛下乗輿幾殆及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天下之議罪在懷敏楊景宗二人而已臣每念

此事痛心扼腕陛下仁聖不忍加重誅止解内職令居外任今因奏事忽有此命若再復内侍名職且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内侍省之職也若再居内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兼條制内臣都知副都知之職有過降充外任便不許再居舊職所以防一切之微誡深遠之法制也伏望陛下令有司檢詳舊制追寢今命法制一壞復之良難有此違礙臣不敢草制其中書送到詞頭一道臣輙封還皇祐元年十一月上時為知制誥

上仁宗論王守忠不當除節度使

孫抃

臣伏聞内降詔旨付中書除授入内都知王守忠充節度使臣初聆此言驚駭未信何也自陛下臨御以来三十年矣其聖意卓然高邁前古者有三舅家之親頗循法度中宫近戚亦自斂職内侍貴人不敢踰越此皆前世所難之事而陛下誡飭訓勵鮮有妄干天下大賢正人歌頌宸衷皆謂周成康漢文景不能如是故雖夷狄

外強蝗旱內作而元元晏然不失太平逦陛下數事感天地信生靈使之然今一旦以統帥之官付中貴豈陛下之心哉臣謹按唐制大總管大都督之職帶使持節則謂之節度使所以尊嚴將領專制軍事安危成敗一以繫焉豈宜中官得處其任太宗朝王繼恩平劍南有大功朝廷議其賞止進順州防禦使乃別立宣政之號以寵之陛下若以守忠勤盡歲久則富祿之安佚之奬慰之可也獨不當假大官秩以踰祖宗典法以損陛下聖

明臣謂此議必不可行外取天下四夷之笑伏乞聖斷於制敕未降已前特賜寢罷皇祐五年上時權御史中丞

上仁宗乞禁止輒宮童幼　吳　及

臣聞書云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寛仁之主爲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願効愚忠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説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忘以至屨賤踊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乃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爲善其

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以鞭笞曰斬左趾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内實殺人景帝益寛之僅有存者祖宗覧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兹盖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决而行之海隅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恵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宫深惻民隱何嘗不申敕羣吏親覧庻獄而疑讞屢報罔不蒙生歴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宜乎

天報之佳瑞錫以純嘏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蟲魚之細一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天其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肉刑之一曰宫聖人除之所以重絶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為意使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絶人理希爵賞為門户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具數夫有

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宫者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逾百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事較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巖廊大臣詳為條禁進獻為宦官者一切權罷進獻罷則不足任使臣謂非

不足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聖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今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三二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應隅都盡抑亦内臣侵牟員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絶領他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内臣之計則不至傷恩於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名

福祥安社稷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中外不勝幸甚

至和元年上時為審刑院詳議官

上仁宗論石全斌等護葬妄冀恩澤

范鎮

臣九月中上言外議皆謂石全斌等緣温成葬事妄冀恩澤陛下上顧月入南斗之戒重謹爵禄不可輕授是時陛下面諭臣本無此議又云若與此輩轉官是幸朝

廷之禍也臣退而竊喜陛下之言至明至聖又以為外議不足聽也比自臣接伴回至雄莫間道路傳聞石全斌自作坊使轉宮苑使自綿州防禦使轉利州觀察使其餘幹當使臣例轉兩資臣惟天子之言豈有不信臣下者如此必全斌等日久求請陛下重違拒之大臣又不為陛下執奏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者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其葬之日監護

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溫凊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繇全斌輩之冒濫也繇大臣之不執奏也本朝覲察使未有緣護葬而輕授者臣為諫官若不論奏是臣負陛下責任之意乞以臣章下中書樞密參詳以臣言為非乞罷臣職放歸田里使免尸素之咎以臣言為是乞追還全斌告敕以塞衆議至和元年十一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

劉敞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為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斌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有若因全斌自陳探其不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恱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本無定制唯繫宦官臨時徼乞宣布天下必以為惑傳示後世必以為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知全斌功勤凡有幾何昨者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今後温成葬畢賞

又不薄不知猒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斌閨閫之臣尚如此姑息萬一復有權勢重於全斌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惜此體不敢輒撰告詞至和元年十一月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帶御器械須得老成謹畏之人

趙抃等

臣等竊聞内臣閻士良已得指揮帶御器械伏覩前年中郭中錫上言内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

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等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聞下樞密院常令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敘遷押班須是自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況士良為性狡獪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守首紊著令所有士良

新命乞賜寢罷別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右之人至和二年

七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乞罷内臣暗轉官例　呂誨

臣伏聞設官制禄以待其人用為賞勸過是則非所以公於天下也竊見近日除管幹御藥院入内供奉劉保信王保寧鄧保壽王世寧四人遥郡團練刺史傳聞中外駭動人聽臣輙以國朝故事言之髙品黄門三十年供奉官十年一轉盖不使此輩坐而竊禄如咸平中洛

苑使入内内都知秦翰與雷有終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内園使恩州刺史即不知保信等立何勞效與秦翰恩賞一同只是攀援暗轉無名之例伏乞追還成命特與平轉屬邉疆多事之際恐因此内臣無功進秩掌兵授律者不肯用命鶴有乘軒衛人無戰意斯有國者為之深誡惟聖斷無以私昵害天下之至公乃臣拳拳之望也嘉祐三年十一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仁宗乞罷内臣暗轉官例　呂誨

臣伏聞寶元前諸閤分內品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外更請本閤料錢四時衣服又破三司折食價錢冗費甚多綠此歷天章閣後苑內東御藥院最為優厚或因監督工作一切小勞便理績効得聖旨盡下則超資躐等謂之閤轉自內品供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遥領刺史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承用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閤轉則俸禄隨而增給如此濫恩非特亂先朝之典

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也如前班武臣更歷外任及沿邊立顯功著效者未有酬賞若是之速焉竊以國家設爵均禄砥礪才能顯其進用以成大業豈特為内官假貸而賈天下之怨言謂主上恩厚於私昵甚為朝廷惜之臣即不知祖宗之制度何縁而廢至當陛下即位之初太后臨朝制命出於帷幄威福假於内官斜封墨敕授之匪人故外廷鮮得聞知疑闇轉之例自兹而始曁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幾北司之弊不聞剗革柰何復

使熾盛於前也然宣命降於內省遷擢詰敕亦闕於兩府蓋自来上下循持蔽而不言以陛下爵禄植為私恩交結貴倖因縁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之以是積弊寖久陛下無由而知蠧公害政莫甚於此都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益臣恐人神怨怒非朝廷之福也設若保信等出居外任薄立勞效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先帝賞秦翰討賊之功宜守

之為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乞指揮入內內侍省檢會諸閤分寶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員數過多即行減省及管幹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各限定人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內內侍省將印紙歷子具有無公過事件批書如因勞效得旨酬賞格即時與叙遷送中書出給誥敕所貴內侍省與樞密院中書相關不敢蔽欺得以盡公其閤轉俸給一切非例伏乞裁罷仍追寢劉保信等前命止與平轉俾中外臣寮陞進均一

賞有所勸天下大幸嘉祐五年十一月上

上仁宗論押班須年五十　　司馬光

臣伏見朝廷近除帶御器械蘇安靜充內侍省押班臣竊聞國家舊制兩省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方得為之安靜年未五十特蒙擢用臣恐今後內臣求進者援以為例迺有年齒極少遂居衆首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竊為朝廷重之伏望陛下追寢安靜前命以存典法嘉祐六年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朱頼士干求内降乞行勘責

傅堯俞

臣近以朱頼士管幹汴口兩有文字干冒天聽傳聞差遣雖罷而頼士等未嘗勘責得之則為僥百倍失之則無損萬分此正中貪欺者之策也臣聞明主好要而失之在煩夫百官幾人一日幾事欲人人丁寧而事事戒敕則所遺者何可勝舉唯間取其過甚者痛繩之則庶官相勉萬事俱理此最要務而陛下所宜留神其頼士

因緣内降内侍省不覆奏依條取勘都水監迎合舉官伏乞早賜指揮勘責施行不然貪覬者未已欺罔者無懼壞陛下之法者日衆煩陛下之聽者日多再三之瀆伏俟誅譴嘉祐七年七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論李允恭不合薦孫永昌

傅堯俞

臣伏聞入内都知李允恭奏男供備庫副使堯佐之子永昌為入内黄門竊聞内臣許養子一人而初補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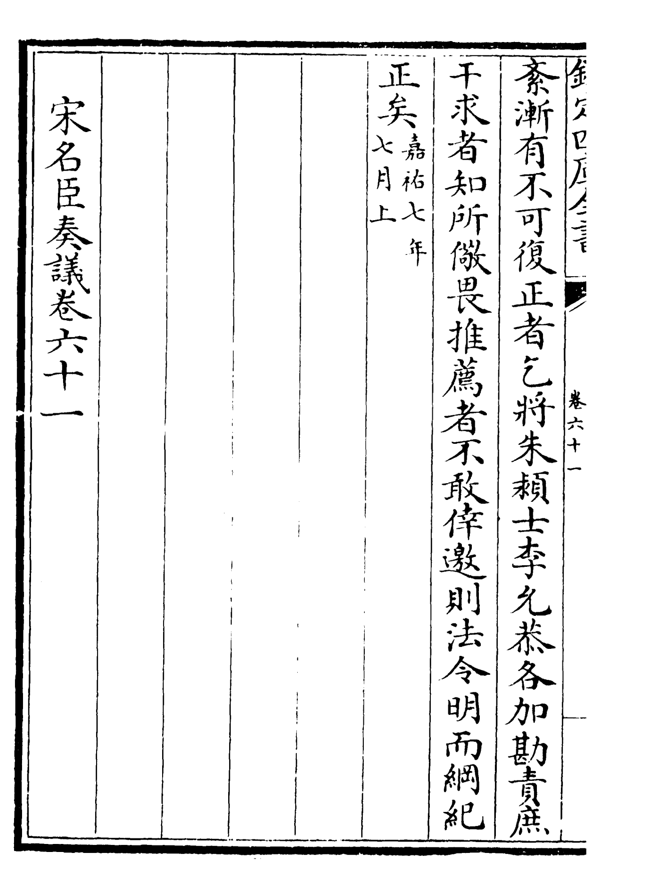
都知亦無恩典允恭既不合薦孫堯佐亦未當養子一旦破條越例事出非次此命一行必有扳援而進者則陛下之成法遂廢大凡因事以啓僥倖為易置防以限恩澤則難官賞之弊近方粗革徼倖之塗膠固拘礙未能剗除者甚多其已行之法惟陛下持之如金石勿遽轉移則天下幸甚永昌新命乞行追寢允恭久侍左右條例非不詳知公違制敕亦望特行勘責況内侍省條例甚明而永昌違礙非一不敢具陳以煩聖聽伏乞指

揮仔細勘會免致蒙蔽嘉祐七年七月上

上仁宗再論朱頼士李允恭　傅堯俞

臣近累狀奏彈幹當汴口朱頼士雖蒙追罷差遣其朱頼士不合干求内降内侍省並不依條執奏取勘頼士都水監阿附權倖保舉頼士尚未曾勘責及入内副都知李允恭不合奏男堯佐之子永昌充入内黄門縁内侍只許養子一人而初授都知别無恩典有堯佐則允恭不合薦孫允恭在則堯佐未當養子鄧保壽失行之

事不當攀援甘昭吉引例之請又已寢罷進退違戾事
狀明白御史中丞王疇亦有劄子論列皆不蒙降出臣
愚賤亡狀未能感動天聽慙懼之極不知所處獨念陛
下造為法令以維持綱紀俾臣壞之執政既徇而曲從
法官論之陛下又寢而中止是法令伸於四海而屈於
朝廷請求禁於疎外而行於近密上之所為必有甚焉
者將何以揭示後來取信天下陛下之法初未動揺無
狀者尚敢干犯儻犯而容之則誰與共守臣恐綱紀之



紊漸有不可復正者乞將朱頼士李允恭各加勘責庶干求者知所儆畏推薦者不敢倖邀則法令明而綱紀正矣嘉祐七年七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一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内侍中

上仁宗論趙繼寵不合越次幹當天章閣

傅堯俞

臣伏聞差贈淑妃董氏閤使臣供奉官趙繼寵幹當天

章閣仍指揮在幹當使臣之上事不均平人用嗟怨竊緣舊法内東門有闕依名次差天章閣使臣天章閣有闕即差後苑使臣後苑有闕即差延福宫使臣兼嘉祐三年八月申明甚確今天章閣而下延福宫以上幹當者凡十三人亦皆久侍左右以勞進遷繼寵何功直居前列將來内東門闕官便當次補敗紊綱紀增長僥倖樞密院殊不檢詳條例有請必行貪覬之徒迭相觀效實恐舊條日益隳廢臣又聞至和元年十一月楊永德

幹當延福宮但依先後繼差其時亦有約束今後延福宮後苑天章閣更不添人陛下念其久事淑妃洎奨繼寵候延福宮有闕日特差於繼寵恩意固已隆厚其天章閣上名之命伏望即行追寢凡有遷改乞於舊法從事則天聽日清人心無憾 嘉祐七年十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仁宗再論李允恭趙繼寵 傅堯俞

臣近有狀乞追李允恭之孫永昌恩命及奪供奉官趙繼寵差遣皆不蒙降出事權膠固孤力難移早夜顧思

措身無所伏念倖人徼寵破壞常法樞密院茍徇人情恣其求請致臣區區屢煩睿聽然臣所以不避誅譴而喋喋不已者冀陛下矜憐特加收採防微杜漸緝正綱紀臣若顧避便不復言日往月來浸以增甚不知於朝廷損乎益乎凡事止於蘖芽差易為力謂小無害積悔將深使李永昌若即正典刑繼寵者豈敢妄有覬倖今此二人儻不追奪則兩省内侍攀援趨近各生意於繩墨之外矣美官重禄率歸私謁明敕著令舉為空文惟

陛下留神念之此豈為政之體今朝廷闕失獨頼臺諫官數人故陛下時有所聞窒此一途聰明何寄臣謂其言可聽願陛下奮然行之有不能容不若明加竄黜忠義之士猶有不顧而言者如其是非置而不辨章奏入而不下使黙黙以食息悠悠於圄牢則有志者豈肯為陛下安職業而久留哉是不徒孤臣之羞亦非陛下之福至於今後依先降條貫餘人不得援例如此指揮最為深弊臣雖亡狀不顧數聞陛下豈不惡之但未之思

耳伏乞將臣前後論列李永昌文字及趙繼寵兩狀付外早賜盡法施行（嘉祐七年十月上）

上仁宗再論李允恭趙繼寵　傅堯俞

臣累狀乞追李永昌恩澤奪趙繼寵差遣終未蒙降出近聞鄭睹者將十數年前事援繼寵例又幹當後苑人言未已倖進相仍事聞搢紳莫不驚駭因緣攀引殊無已時豈有為法馭下執政不用設官使言而陛下不聽如此是條禁不須設而御史可以廢也臣非不知掇

拾細微聊以供職上不違陛下下不忤貴臣可以無害患而速富貴恐臣今日所得未多陛下異時為悔已甚故獨區區顧思而不能自已者也張昪廢陛下之法恃倖臣之援蔑視言者謂如無人且昪者嘗任御史歷知雜事遂為中執法當日謂陛下者云何而今乃所為如是陛下畧加省察可以見其心矣伏望聖慈出臣前後論列文字依條施行不然誅臣以快權倖臣忠憤所激言不能文惟陛下留神裁處嘉祐十年十一月上

上仁宗論御藥院劉保信等與授外任不得閽理官資

司馬光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内臣謹信者幹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為親近恐名位寖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之轉至内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閽理官資請其俸給久而不革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今兹踐

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聞幹當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曽自陳乞因覃恩别授外官伏望皇太后殿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及應自來内臣闇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别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幹當御藥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内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闇理官資依舊留任内廷差遣 嘉祐八年五月上時為諫院

上英宗論張茂則年未及五十不可為押班

司馬光等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内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内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令陛下踐阼之初尤宜謹守祖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茂則一開此例則内臣攀援求進者多晝一之法從此隳壊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于事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重惜在此而已嘉祐八年十月上時

知諫院

上英宗論任守忠十罪　司馬光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奸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已竊見守忠早以小臣獲事先帝幸蒙奬拔榮禄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詖諂謟諛苟求悦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凌蔑同列與奪自恣附已則愛悦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

罪二也從來所授俸禄賞賜亦不為少而恣性貪惏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歛之心曾无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據權勢縱逞胸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内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賣弄國威輕蔑皇族乘其有喪丐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誣長子宗懿以為不孝使之被譴慼

憤成疾以至沒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寖高未有繼嗣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蓄奸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卒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下既爲皇子守忠内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百端隔絕内外進對甚希使先帝爲陛下之父不得施爲父

之恩陛下為先帝之子不得展為子之親其罪七也先帝晏駕陛下纉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闚伺語言撰造事迹往來革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乃有負恩之謗交鬭兩宮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及聖體既安皇太后躬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勤修子道承顔順意報荅盛

德愜廣令譽而相時隨勢翻異炎凉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譏陛下之計為今日譏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怏成疾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為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令德守忠輒為皇后畫策並不禀問皇太后矯傳教旨開祖宗寶藏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悦一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

后受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為臣奸邪孰甚於此其罪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慢為姦恣横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盡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斬於都市以懲姦慝治平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乞御藥院等處親加選擢

司馬光

臣向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内臣差遣並一切委之

都知司臣當日已曾奏陳以為非便令入内内侍省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宫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斷已斥而去之然儻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忠生一守忠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内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幹當御藥院内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宫等處及非時差管幹裏外要切公

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擢試之以事觀其為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内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治平元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英宗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

呂　誨

臣近聞陝西四路各差中官一員充鈐轄專管蕃部公

事及支公使庫錢千貫仍每歲入奏邊事權勢甚重驚駭羣聽臣不識聖算之遠但聞羣臣之議不以為便亦恐為陛下之謀者思之未至耳但有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於監軍者我朝因循前弊尚多久未更革柰何又增置此員如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今鈐轄寄重其實已均安撫使之權矣原朝廷之意必為昨來熟戶背叛弓箭手逃亡使之以時犒設專行姑息何其疎也臣嘗見熟戶耕佃官田並無征徭遇

戰鬬方出一人一騎茲外更無侵擾熈熈安業界外生戸羡慕不足常苦諒祚誅求頋為漢民不可得爾有以知熟戸無背漢之心明矣但為諒祚誘之以厚利刼之以重兵邊臣坐視殺戮不為救護彼將逃死豈得已也若威加邊外戎人不敢内侵熟戸自然安堵不爾雖豐牛酒日為犒設徒有損費何益於事哉至如士卒久不訓練蓋兵官不務協同借若五將軍中有一員内臣不喜教閲動為姑息由此卒伍驕惰他將稍嚴紀律則怨

謗競起帥臣畏懼唯恐生事上下因循苟簡軍旅无繇精鋭斯中官姑息之效也疆埸之事果只如此處置未知其利而但見其害藩籬不日隳壞將盡藩籬隳則邊城危矣臣前奏上乞於无事時整齊熟戶弓箭手大臣合議終不以為然臣觀今日處置誠未為便喑默不言則負任使所謂鈐轄四人者臣欲乞朝廷省罷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幾閫外之權專制則於責重矣惟聖智擇焉 治平二年三月上時為侍御知雜事

上英宗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

傅堯俞

臣聞近差内臣四人分為陝西四路鈐轄俾專安輯熟戸而理其究結仍許每歲一入奏事臣獨念之末以為得緣所以置安撫經略使者正為此等耳夫不能慰安使叛而從賊與無故為羌戎所刼有司之過一也苟謂帥臣力不可為則雖内臣何益豈有邊鄙藩籬為賊掠去迺无一人責其任也今邊事方作處置不可失宜臣

謂安輯之要當専督帥臣但寛其羈勒使得盡其才力儻猶不職重行黜免則後效可圖而威靈伸矣况理有非便庸可不思將來李若愚奏事茍不以為信與无用同言而必從則安撫經畧之權遂歸於四人矣彼帥臣者將謟奉之不暇又敢與之較事體而爭是非哉縱若愚等審謹无過猶不足以為後法使著成效益有可慮古人謂塞其涓涓况勢非涓涓者乎伏乞收採芻蕘特行寢罷前事之失具存方册臣不敢詳言惟陛下留神

省察治平二年三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英宗論差中官爲陝西鈐轄

趙瞻

臣伏聞古者天子推轂遣將則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蓋明委任之專也故唐於諸道行軍而置總管節度以至領押諸蕃部落及近界諸蠻之類率入階銜遂成定制國朝自起西師分置戎府外有四路以扼虜境然招討經略安撫總管之司責任至重故未嘗不選文武賢

明之臣以領其柄内則數州之軍民外則諸部之蕃落威恩刑賞處置制宜敢於纖微有不振舉比者戎事稍息人自謀安繒絮飲食失於侈靡藩籬族聚不復顧卹向即已稱兩面今遂絶為匪人去歲西夏兵勢壓邊思順酋豪既為統率諸族離弱固自歸投中國不為救營熟戶隨亦翻叛致此疆埸蕩無斥堠賊若犯境徑至城下固宜朝廷熟慮更制近乃特以内臣王昭明四輩各當一路招撫近蕃雖留神則甚勤在制宜則殊失竊觀

唐室興兵最多更用官人率致敗事如觀軍容及宣慰等名常為切齒之患令招集蕃部鎮安方陲悉皆大將之權豈容偏帥所撓一委斯柄將襲往弊兵機牽制統帥何安臣愚所見不若以此等事盡付帥臣是其官守誰執其咎既塞分權生事之隙又明委任責成之專即罷閹官無侵軍政足以前鑒史戒而後息亂原矣臣以久居關陜寖識事宜比自西來兼訪道路邊人議士率言此失願陛下特留神斷不憚改更隨意招懷以安攜

貳
治平二年三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英宗論差中官為陝西鈐轄

趙瞻

臣伏蒙陛下特出聖意擢在言職犬馬猶知報効臣子豈忘奮勵況聞輿論敢自循默近日於垂拱殿輙已具劄子敷奏以内臣王昭明等四人分制邊任侵撓帥權乞賜更置專責大將至今未蒙采聽是臣所負言責之未塞者也此事一書國史已玷陛下元年之大政今又

不察臣言遂為國家異日之遺恨茍能遽追前命慰快羣情即於反掌之間更彰納諫之徳故人人莫不為陛下深惜之也且如帥府處置蕃部乃是邊事萬分之一今以一事偶失即為添置中官將來復有事生又欲何以為計況彼各受密旨歲入朝謁邊臣疏遠日慮傾危軍政異同孰能主執外未制敵内先壊事昔程元振誣來瑱之罪魚朝恩間子儀之功故穆質諫用宦人為將而吐突承璀終無功于鎮定裴度奏罷諸軍監陣而李

𢭏逐賊于淮蔡至如本朝鄜延敗事則斬德和于河中麟府喪師則流元道于海裔豈非古今得失之明效哉然猶使議者惓惓疑宸衷之未斷怪輔臣之依違斯可謂事機之切不可不亟諫也臣至微賤愚忠所激義忘後害殊不知有一身一門之私計亦不知有羣閹羣邪之勢力上冒天威死有餘戮臣愚不勝激切之至治平二年三月上

上神宗論御藥院髙居簡　司馬光

臣聞古人有言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言近者不治則不暇及遠也竊見斡當御藥院高居簡性資姦回工讒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臣謹按祖宗舊制斡當御藥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葢以日月寖久官資稍髙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識陛下之失況居簡於衆人之中最為狡猾而陛下特加寵

信待以腹心中外指目大玷聖德臣職在繩糾不敢不言伏望聖慈遵祖宗令典應幹當御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治平四年七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御藥院高居簡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工讒善佞乞遠加竄逐未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王命伯冏為大

僕正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又曰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聖帝明王雖左右小臣未嘗不謹擇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也況陛下嗣膺寶命聖德惟新善惡興衰於此乎分而使讒佞如居簡旦夕常在左右又寵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伏望聖明依祖宗舊制應幹當御藥院官崇班以上者並令出外其髙居簡仍乞

遠加竄逐治平四年七月上

上神宗論御藥院高居簡　司馬光

臣昨日前上殿言幹當御藥院高居簡自先帝時竊弄權柄陛下復寵而信之大為聖德之累乞治其罪陛下許臣送樞密院施行至今未聞有指揮不知居簡以何道結陛下能如此之深也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宴而不自知也讒者不過離人君臣間人骨肉

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於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不可不察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得弄權天下有識者猶當寒心何則知其必為禍亂之階也況今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遽留居簡於左右仍加寵信根蔕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此臣所以不避死亡而必當力爭者也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然後遣去臣誠戇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

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其挾姦作慝者猶宜明正刑書況居簡閨闥小臣罪惡盈積所宜肆諸市朝宣示四方以戒憸人而尚足為之隱乎且居簡姦邪播聞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天下耳目庸可蔽乎凡居簡所以能為惡者以其自託宮禁譬如狐鼠依憑城社彼唯恐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退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言居簡事狀送居簡赴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治平四年七月上

上神宗論御藥院王中正乞盡罷寄資令補外官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前者盡罷寄資内臣高居簡等令補外官中外欣然無不稱頌聖德尋聞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又以王中正幹當御藥院衆頗失望臣竊惟祖宗之意以御藥一職最為親密過供奉官以上輙令罷去者逦以防微杜漸詒謀萬世憂深思遠誠自古帝王之所不及子孫所宜謹守不可失墜者也近歲以來左右

之臣顧戀權勢又貪祿位遂求闇理資序豫支俸給名曰寄資以欺誑外人此豈祖宗之意耶今陛下欲振舉紀綱一新治道必當革去久弊一遵正法夫法如隄防常應全固迺得無患一有蟻壤泄之則漸至潰敗不可復救近習之臣朝夕在側因緣祈恩無有窮極不以祖宗舊法制之恐陛下他日亦將厭之也況王中正素聞姦猾頗好招權今處之要職是生一居簡也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盡罷寄資者令補外官以成聖德之美别

擇內供奉以下樸直廉謹者使幹當御藥院以存祖宗之法治平四年七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再論王中正及不當令內臣采訪外事

司馬光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

害皆今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有尸禄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内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途説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幹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吴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

中正所為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畏之與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臣切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於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

之衰宦官所以壊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姦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治平四年八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不當差王中正等往外幹事　　楊繪

臣謹按春秋君之始年變一年而謂之元年者欲其善於始也變一月而謂之正月者欲其正於始也恭惟陛下肇升大寶新布大令天下之民傾耳拭目以觀聽乎聖功睿業實所謂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時也凡百注措可不謹諸近聞差斡當御藥院王中正往陜西斡事續又差斡當御藥院李舜舉繼往未幾又差押班王昭明繼往御藥院押班最為親近之職祖宗已來差出甚少外之官吏茍奉上所親近之人不唯擾民抑甚駭物

今乃旬月之中差御藥院二人押班者一人接跡而行陛下以此輩為腹心乎則館閣臺省之臣乃朝廷所養以待用者豈無一人可為腹心而必用此輩乎臣近又聞冬至節假百官頗循舊例遊相國寺聞有小黃門隨而抄劄姓名臣不審陛下以之為耳目而使之然乎抑此輩自欲以媚於上乎如陛下使之然則非前旒蔽明人主不窺私之義也若其自媚於上則蔽陛下之聰明其可量哉臣竊意陛下之所為慕居堯舜之上而反有

不鑑漢唐之季臣竊惑之伏乞委腹心耳目之任於世之賢者無俾宦者之權從此漸盛乃所以為善之於始正之於始之術也治平四年十一月上時為知諫院

上神宗乞定著内臣員數年未及四十不得入諸閨閤　孫覺

臣風聞日近行遣内臣白茂先事如茂先所坐宜在誅戮之科貸以不死聖恩甚厚然内臣出入宫闈宜在防限臣聞先帝時後宫甚肅内臣出入皆更相戒飭聳慄

祗畏在仁宗朝入內內臣亦常限年年未四十者不得入諸閤閤臣謂因此事定著員數仍以年為限隔便使重為保任自非通詔令之處一切減損蓋宮省之內不可以不清而防微杜漸亦宜及其未然熙寧元年上時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周尹等

臣等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

皆謂憲雖名討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勉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宗楚客為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勉為招討

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勲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璀叛以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

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搢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郤慮為萬世計乎使後世襲沿故迹狃以為常進用中人常據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将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

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熙寧九年十二月上同鄧潤甫蔡承禧彭汝礪上時為侍御史

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係第三狀

周尹等

臣等於十九日奏為用李憲專措置熙河事宜乞寢成命至今未嘗施行臣等重念古者奄人以典司內事而已雖漢唐之始亦未聞任事至後世始以政機兵柄假

於所私而漢唐自是衰矣陛下議事造法遠取於三代以漢唐之盛為不足道而肯安襲已敝之法重回既成之命臣等備數憲府終未敢安也惟奄人柔媚非深長計慮也左右便辟以逆人君之嗜好作為聦明以投人君之耳目其初未嘗無不可與而其終未嘗不致天下之亂傳記所載非可誣也且陛下宫中所指令皆此屬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而其情日自侈大憲功益髙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

其中必不自滿矣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向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不戒也臣等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憲羈紲銜勒必無狂逸奔踶之憂而臣等區區誠如過計然反復思念自古未有以兵寄奄人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事宜屬之憲後執以為例則兵權必歸焉陛下以薛昌朝後於憲人習以為常則士大夫必見摧傷矣此必然之效也惟陛下深念

之故臣等以謂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其禍大昔漢唐及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瓜析為八九世方之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攙搶擾攘之中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鬼章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祖宗恩德庇覆之久陛下作成人才之盛非無可用之忠臣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怠功臣之心兆後世之患哉陛下神明淵奥非羣臣所能窺測然臣等於此

日夜念之至熟而無疑者也蓋陛下諶于心臣等謀於衆人陛下欲權一時臣等為萬世計惟少屈意聽納早賜指揮寢罷以安物論

貼黄臣等訪聞熙河事宜如漸次衰息誠如此憲尤當早賜追還切恐憲到熙河復與王中正邀功生事幸如茂州之賞方事之多惟冀國家務求寧謐以恵天下臣等本欲固奏然以謂此事所繫稍大得自聖斷寢罷尤允天下之議 熙寧九年十二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二